

施公案

施
公
案

施公案前传

清朝康熙年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扬州府江都县姓施名仕伦，御赐讳不全，为人清正，五行甚陋，系镶黄旗汉军籍贯。（东四旗，在东城；西四旗，在西城，乃为八旗，鼓楼就是界限）住鼓楼东罗锅巷内。他父世袭镇海侯爵位。诗曰：

施公为官甚清廉，秉正无私不惧权。
百张呈词一日审，不顺人情不爱钱。

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 猪鸟梦鸣冤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被人所杀，头颅不见。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，去禀县主。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。走至堂上，深打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“尊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。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。”说着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上，施公静心细阅。上写：

“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。生父曾作翰林，告老归家。广行善事，怜恤贫穷，并无苛刻待人之事。不意于某日夜间，生父母闭户安眠。至天晓，生往请

安，父母俱不言语。生情急，踉开门户，父母尸首俱在床上，两颗人头并没踪影。生忝居学校，父母如此死法，何以身列胶庠？为此具呈，叩乞老父师大人恩准，速赐拿获凶手，庶生冤仇得雪，感戴无既。”

施公看罢，不由点头，暗暗吃惊。说道：“夤夜入院，非奸即盗。胡翰林夫妇，年老被杀，而不窃取财物，且将人头拿去，其中情由，显系仇谋。此宗无题文章，令人如何做法？”为难良久，说道：“即委捕衙四老爷前去验尸，只管入殓，自有头绪结断。”胡秀才闻听，只得含泪下堂，出衙回家，伺候验尸。

且说施公吩咐人去知会四衙，往胡宅验尸呈报，把呈词收入袖内，吩咐退堂。进内书房坐下，长随献茶毕，用过晚饭，把呈词取出，铺在案上翻阅。低头细想，此案难结。欠身伸手，在书架上拿过古书一部，系《拍案惊奇》，放在桌上要看，对证此案，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。将《拍案惊奇》从头至尾看完，又取过一部，系海瑞参严松的故事。不觉困倦，合上书本，在于书案之上朦胧打盹。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，有群黄雀儿九只，点头摇尾，唧唧喳喳不住乱叫。施公一见，心中甚惊，又听地下哼哼唧唧的猪叫，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，也望着贤臣乱叫。施公梦中称奇，才要出去细看，那九只黄雀“扑楞”一齐飞下墙来，与地下七个小猪儿点头乱噪。那七个小猪儿站起身来，望着黄雀拱抓，口内哼哼乱叫。雀噪猪叫，偶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把猪、雀都裹了去了。施公梦中一声大叫，说：“奇怪的事！”施安在旁边站立，见主人如此惊叫，不知何故，连忙说：“老爷醒来！醒来！”施公听言，抬头睁眼，沉吟多时，想梦中之

事，说：“奇哉！怪哉！”就问施安：“这天有多久了？”施安答道：“日色西斜了。”施公点头，又问：“刚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？”施安说：“并没有见什么东西，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。”施公闻听，心中细想，这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，奇怪，想来内有曲情。将书搁在架上，前思后想，一夜不宁，直到天亮，净面整衣，吩咐传梆升堂。坐下，抽签叫快头英公然、张子仁上来。二人走上堂来，跪下叩头。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为题标写，说：“限你二人五日之期，将九黄、七猪拿来，如若迟延，重责不饶。”将签递于二人。二人跪扒半步，口称：“尊老爷容禀，小的们请个示下，这九黄、七猪，是两个人名，还是两个物件？现在何处？求老爷吩咐明白，小的们好去访拿。”言罢叩头。施公闻听，说道：“无用奴才，连个九黄、七猪都不知道，还在本县面前应役么？分明要偷闲躲懒，安心抗差玩法。”吩咐：“给我拉下去打。”两边发喊，按倒，每人打了十五板。二人跪下磕头，复又讨示。叫声：“老爷，究竟吩咐明白，待小的们好去拿人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好胆大的奴才！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，极会搪塞。若敢再行罗嗦，还加重责！”二人闻听，万分无奈，站起退下，去访拿九黄、七猪。施公也随退堂。一连五日，假装有恙，并未升堂。

到了第六日，一早吩咐点鼓升堂，坐下，衙役人等伺候。只见一人走至公案旁边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“尊父师，门生胡登举，父母被杀之冤，叩求父师明鉴，倘迟久不获，凶犯逃走难捉。且门生读书一场，岂不有愧？若门生另去投天伸冤，老父台那时休怨！”言罢一躬，将呈递上。施公带

笑道：“贤契不必急躁，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，查拿形迹可疑之人，申明自然替你伸冤。”胡登举无奈，说：“父台速替门生伸冤。感恩不尽！”施公道：“贤契请回，催呈留下。”胡登举打躬下堂，出衙回家。

且说施公坐着，为难多会，才要提胡宅的管家审问，只见公差英公然、张子仁上堂跪下，回禀道：“小的二人并访不着九黄、七猪，求老爷展限。”施公闻听，激恼成怒，喝叫：“左右拉下，每人重责十五大板！”不容分说，只打得哀声不止，血水直流。打完提裤，战战兢兢，跪在尘埃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叩求明示，以便好去拿人。”施公闻听，无奈硬着心肠说话：“再宽你们三日限期。如再拿不住凶犯，定要处死！”二差闻听，筛糠打战，只是磕头，如鸡食碎米一般。施公又说：“你们不用多说，快快去缉访要紧。”施公见二役两次受刑，亦觉心中不忍，退堂进内。可怜二人还在下面碰头，大叫：“老爷，怜恤小的们性命罢！”言毕，又是咕咚咚叩头。那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，见二人这样，个个兔死狐悲，叹惜不止，一齐说：“罢哟，都起来罢！老爷进内去咧，还求那个？”二人闻听，抬头看不见老爷了，赌气站起，腿带棒疮，身形乱晃。旁边上来了四个人，用手搀架下堂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坐下，心中想：昨日梦景奇怪：黄雀、小猪，我即以九黄、七猪为凶人之名，出票差人。无凭无据，真难察访。不得已，两次堂上责打衙役。倘不能获住，去官罢职，甚属小事；怨声载道，而遗臭万世。前思后想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转又欢悦，如此这般才好。随叫施安说道：“我要私访。”施安闻听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口尊：“老

爷，若要私访，想当初扮作老道，熊宅私访，几乎丧命，亏内里有人搭救。而今再去，内外人役，谁不认得？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不必多言，你快去把你的破烂衣服取来，给我换上。”施安不敢违拗，只得答应。出书房到自己屋内，将破烂衣服搬出，送至老爷房内。施公将衣换上，拿上数百钱带在身边，以为盘缠之用。施公自到任后，没带家眷，只跟来施安一人，衙内并无多人，还有两名厨子。施公吩咐端饭。用毕，趁着天黑，好出衙门，以便办事。嘱咐施安小心看守。施安答应，将主人悄悄送出，对守门司阍说道：“老爷今日出去私访，不许高声，快快开门。”施公迈步，一瘸一点而去。

施公正走中间，只见茶坊之内，一些人在灯下坐定吃茶。正往里钻，走堂瞧见浑身衣服破烂，不象吃茶的客人，就出言不逊。施公闻听，心下不悦。后又叹惜，既然私访，任说什么话，只装不闻。叫：“走堂的，快拿茶来，还要香片，快些泡来。无论什么点心，只管拿来，吃完照数给你们钱钞。”走堂的闻听，就不敢怠慢，即端上茶来，并各式点心。施公坐着吃茶，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，内中一人说道：“咱们这县里老爷清正，自到任来，诸事廉敏，体惜民情，一方福星，可谓青天！”众人说完，一哄而散。施公一见，欠身将茶钱会清出铺，夜深路上人稀，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陡起，细雨濛濛，甚为焦急。又觉身疼，忽然想起：“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？”随即迈步前行，一瘸一点来到庙前。瞧一瞧，四顾无人，庙门紧闭，那雨纷纷而下，不由沉吟叹气。没奈何且在山门之下栖身。可喜雨止云散，一轮月光将显未显，樵楼已交三鼓。只觉身上寒冷，实

在满目凄凉。贤臣只为民情，绝无伤悔之处，自知为官与民除害，诚谓事君能致其身，快乐而无对。只愁胡宅人命，如何访出真犯，如何结案？耳内忽听交了五鼓，看看黎明，一夜未眠，渐渐大亮。见有往来行人，连忙起身下了台阶，一瘸一点，就向街上走。且把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，纵然撞着熟人，把头一低而过，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，以及那杀人凶犯。看看天有已刻，觉肚内饥饿，见一个饭店要进去吃饭，迈步前走，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象是乞丐，浑身烂褛，面目漆黑，一声大喝：“那贫人不要进来！”施公闻听，刹住脚步，带笑回答道：“掌柜的，不必口出恶语，我原是照顾你的，并非讨饭之人。我如今先会了钱，然后吃东西，何如？”说罢，将钱掏出，交与掌柜的，这才端了东西来。施公无奈，一边吃，一边暗叹世情之薄。往外观看，见一个半老妇人走到铺前，又哭又喊。年纪约三十余岁，披头散发，脸上青紫，怀抱儿子，两眼泪流，口内数数落落说道：“奴家现有千般怨恨，这段冤枉，活活屈死人了！欲去告状，偏偏县主又病了，衙门人拦住。我这屈情，挨到几时才伸？听说县主爷官清似水，谁知竟不把堂坐。未知病是真假？若是假病躲懒，有负皇恩；不理民词，枉为民之父母！明早我还去告，击鼓鸣冤。倘要再不管，我就一头碰死！”说罢，又哭又骂，后面围着许多人看。施公听见，暗说道：“好叫人不解！一个妇道，竟敢毁骂官府。但不知所为何情？待我出店跟他去，自得其详。”

且说奉差访拿九黄、七猪二役，回到家中，饮酒商量九黄、七猪的事情，竟无法访缉。张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俩歇一夜，明日装扮乞丐，在城里关外，日夜巡访。不怕为难事，

只怕心不专。”公然闻听点头说：“既办大事，要自己竭力。”二人饮酒吃饭已毕，安息一宿。次早起来，连忙改扮停妥，同出门去，要访拿九黄、七猪的消息。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两个日期都忘了，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，往年江都县里、关外观音院寺，我见办会的不少。咱二人现未访着凶犯，何不到北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？”英公然答应：“使得。”二人一同迈步，直扑庙而来。登时到了门首，瞧了瞧，清门静户，并无办会。二人立了一会，打庙中角门走出两个小沙弥来。留神细看，但见大些的，有十五六岁；小些的，有十一二岁，个个生得唇红齿白，即如小女孩一样。一个手拿扫帚，一个手拿斗箕，嬉嬉笑笑，走至山门以下。二差一见，忙忙让开，两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身上烂褛，点头叹息道：“你等可来不着了！往年间，我们这座庙内必作盂兰大会，二位穷大哥要吃点斋饭，是容易的。今年不能了，现在我们庙内有些人，倒象闹丧的，因此不办了。没的说，你哥儿们既来，也无空回之理，若肯替我们打扫打扫，我自然与你饭吃。”二役闻听，一个接扫帚，一个接斗箕，一面扫地，一面同沙弥讲话。说道：“二小师父，几时作和尚的？老师父叫何名字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我本是良家子弟，因从小多病，无奈作僧，起早睡晚，烧香、扫地、念经。我师父真利害，他的法号，人称九黄僧人。”小沙弥说的无心之话，两公差闻听，不由心内一动。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：“九黄”二字对了！又见一人从外挑了担菜蔬往庙里送去，是鸡鸭鱼肉。公然看见，就笑着套访真情。叫声：“二位小师父，我算斗胆借问一声，依我想来，此乃善地，不知用此荤物何故？既不办会，或是请客么？”小沙弥见问，就望着大沙弥连忙扭嘴。小沙弥方交十二

岁，那知好歹，就快嘴说道：“穷大哥，听我细细讲来，千万外面勿要告诉与人。我家师真真利害，手使单刀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结交天下英雄、江湖弟兄。今日作东请客，故买鸡肉。还有一言，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，二位愿意，岂不是好？”二差听了此话，正中机关。子仁带笑，又问：“令师想来现在庙中，我们进去见见，若是果能用，我二人深感大情。”沙弥见问，又低声说道：“若问家师，今日早晨进城未在庙中。因城里尼姑庵七月十五办会，请客演戏，夜晚还放烟火。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，年纪二十几岁，生得美色。家师与他买的庙宇，传授他些武艺，跨马抡刀，件件皆能，法名叫七珠姑姑，远近全知。”大沙弥在旁边听见，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小秃驴，你又混学舌！前者师父打谁来？你又说瞎话！叫师父知道，把筋还打断了你的！”正说间，忽从内边走出一人，凶眉恶眼，粗壮高大，大叫一声：“大沙弥，后面的哥儿们叫你！”大沙弥答应，连忙跑进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摇 暗探人头案 公差得消息

且说公然见天色将晚，叫子仁别等吃斋，既得真信，快快回衙。子仁答应：“一同出寺，进城禀报，好结此案销签，也算咱俩头一大功。”说着，满心欢喜。

且说施公从饭店出来，跟随那妇人窃听哭诉告状缘故，

竟白跟了一回，不得明白。见天色尚早，不便回衙，何不出城访访，等天黑回衙。想毕迈步出了城门，可巧正遇二差，欢然而来。施公远远看见他们也是乞丐打扮，不由赞叹道：“我且躲避，叫他过去。”不意早被二人望见，随后跟来。施公进庙，公差紧行也进了神堂。施公坐在台阶，二人抢步下跪，一看无人，尊声：“老爷，小的们等奉差访拿九黄、七珠，今在莲花院内访明。恶僧与七珠乃是干兄妹，系苏州人，先奸后拐到此。”施公闻听，忧中化为喜，又问：“因何名叫九黄、七珠？”该役说：“他的徒弟曾对小的说过，因他师傅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，故名九黄；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，取名七珠。恶僧庙内还有盗寇十二名，无所不为。”从头一一禀明。施公闻听，沉吟良久，道：“天色不早，你二人随我进城。天黑到十字横街，瞧瞧凶僧淫尼的举动。”言罢站起，二差搀扶施公前往进城，看那军民人等，闹闹吵吵，听那些人议论纷纷，也有说“县主比前任好”的；也有说“耳软听衙役”的；也有说“私访爱百姓”的；也有说“真真清廉”的。正中间一人喊道：“你们住口，莫要乱道，仔细县衙人听见，你可吃不了的包着走。”施公在人群之内窃听闲话，为的是公案不结。抬头只见一片灯光，人语喧哗。又见挤挤攘攘，说：“到了，到了！”

施公站在众人之中，观看这法台上，正对观音庵的门，搭着一座高台。台上结彩悬花，纱灯挂满。正面设着法座，座上有一个和尚，环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，顶带佛冠，身披红衣，口吐佛声，手叠佛印，混捏酸款。两边还有众僧陪坐。细看非净男僧，还有女僧，一旁接音，年纪都在三十上下。因七月佳节，天气还热，个个光头无帽，肩搭偏衫。虽说接

音，其中一人，杏眼含春，与凶僧眉来眼去，喜笑颜开，还不住地往台下东张西望，卖弄轻狂。施公看罢，又往台下瞧，正中设摆高桌，两边板凳，数了数，一边九个尼姑，两边共十八位，各穿法衣，都是光着脑袋，接打各样法器，年纪都在二十上下，个个风骚，人人袅娆。虽无脂粉，俱是齿白唇红，面似桃花。虽然俱打着法器，口接佛声，也是南瞧北看，芙蓉满面，并无一点道心。贤臣看罢，暗暗点头：“怪不得搅乱江都，原来如此。这正座上的必是九黄，但众尼之中，未知哪是七珠？”细看桌子上首边有敲钟磬的一个女僧，比别的女僧更有风采，生得美貌。贤臣看罢，暗说：“难怪招惹僧俗乱心！”听的法器连打三阵，有二更时分，施食放完，许多军民四散。施公同着二役，说：“九黄、七珠的原故，我全知晓。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，还在莲花院中，千万小心，引诱小和尚，套问真情。把那十二个盗寇的根由访了来，回衙定计，以便拿获。”二役答应“晓得”，施公趁天黑回衙。

施安迎接施公进房，净面更衣，酒饭用毕，上床安息。至次早起来净面，吩咐点鼓升堂。贤臣坐了大堂，众役排班。施公伸手拔签二支，往下叫王仁、徐茂。二人答应，上前跪下。贤臣说：“你俩速去十字街观音庵，把尼姑七珠请来，本县要办吉祥道场。再到城外莲花院，把九黄和尚请来，本县要僧尼对坛。”二人答应，站起下堂而去。又往下吩咐，去请振守府，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等预备。

且说去请九黄、七珠的徐茂、王仁二人会在一处同行，彼此闲谈县主之过，不觉来到观音庵前，一同迈步进庵。那七珠淫尼正在禅堂，心中思想九黄和尚的情浓，忽听院内走

的脚步响亮，心下惊疑，腹内说：“什么人呢，一定是施主送香灯来。”想罢，慢吐娇声：“小尼。”那里答应：“来了。”小尼跑入禅房，满面笑迎。口称：“师父，不知呼唤弟子，有何吩咐？”淫尼见问，说：“快去看看，是谁在院里走的脚步响？”小尼闻言，忙忙跑出一看，见二人，就问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怎么往里硬闯？我们这是女僧所在，岂好轻易惊动的么？”二差闻听小尼之言，心中不悦，没好气的回说：“不必如此，我们是熟人。”小尼扑哧一笑说：“熟人，我怎么没见过呢？你们可倒是谁？”二差闻听，说：“我们是县衙的头儿，你快去告诉令师，我们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七珠姑姑立刻进衙，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小尼闻听，故意取笑道：“暖哟，原来是衙役老爷么。略等一等，我回明家师，回来请爷进去。”言罢，转身进入禅房，把公差之言说了一遍。七珠闻听，心中不解，说：“县主请我办事？……”细想施不全与我并无来往，闻近日众家寨主们闹得不象样，人命案甚多，莫非有什么知觉？若不去，他是一县之主，居他治下，又恐不便。沉吟一会，偶生一计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。想罢，叫声：“小尼，请他们进来见我。”小尼答应，出去把二差引入禅房。七珠偷眼观看，不过是纓帽袍套，拐古啷当的打扮，雁儿孤的相貌。七珠心烦，无奈口称：“上差到此何干？”小尼献茶，二人一见，浑身软瘫，神色飘荡，意马难拴。人人说七珠美貌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。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。二差又说：“我二人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你到衙，办吉祥道场，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才好。”说罢，怔愣愣歪着脖子，目不转睛瞅着尼姑。七珠一见，暗骂二役“皮脸可恶，若不是王法之地，

立刻给你个狗头落地。今施不全叫人来请，有些吉凶莫定。我想城内人命极多，或有动静消息，亦未可知。倘无动静，现住此处，不去又是不便……。管他怎样，少不得要去走走，就有动静，料着外边有九黄哥哥、众家寨主，自己又能飞檐走壁，马上双刀，何足惧哉！恼一恼，马践江都，杀他个魂胆飞裂！就见见他何妨？”想罢，假意带笑，叫声：“上差，不知单叫我进县，还叫的有别人？”徐茂说：“还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。咱们就走罢，我家恩主立候着哩。”七珠带笑道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更换衣服，一同进衙。”二差听说就走，心内欢喜，说：“使得”。且说七珠转身入内，登时换了一套新衣帽出来。二差鼻子里只是闻着阵阵兰香，留神一看，真真的一言难尽，把他两个痒痒难熬，口内不住赞叹说：“七老爷快走！”七珠出了禅房，叫声：“小尼，快来关门。”小尼说：“来了。”淫尼在前，公差在后跟着，一同出庵。

且说徐茂相伴七珠进衙，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。王仁答应而去，不敢怠慢。出了北关，心急懒观庙外之景，忙进角门。正往里走，抬头看见公然、子仁，倒吓一跳。他俩打扮乞丐形相，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。王仁不由心下纳闷，才要上前说话，只见公然忙把手摆，子仁摇头递眼色：他二人恐有旁人识破，走漏消息。王仁灵透，连连点头，往外而行，窃喜庙内无人瞧见。三人先后出庙，走到僻静所在，坐在地下，各叙各人之事。王仁说：“奉差来寺，特请九黄进县。”公然、子仁闻听，心下吃惊，叫声：“老弟，快些回去，你想请他，万万不能。”王仁道：“还求二兄指教，小弟如何行法才好？”公然说：“贤弟，这凶僧甚是利害，单

刀双拐，半空能行。过墙越房，如走平地。如今聚了许多强寇，个个武艺纯熟，万夫之勇。”王仁听毕公然之言，不由扑哧笑了一声，叫声：“英哥，休要担惊！枉在六扇门里走动。若要没些本领，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？今日务要将九黄恶僧请去。”又说：“只须如此这般，管就叫他应允。二位但请放心。”说罢，张、英二役站起，先进庙去。王仁略迟一会，迈步进庙。走至院中，一声大叫：“庙里有人么？”庙中走出僧人来，一见王仁就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是做什么的？”王仁道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僧人带笑说：“你好像是衙门中公差么？请进内堂吃茶！”王仁跟僧人走入云堂，让坐敬茶毕。王仁说：“我无事不来，今领县主之命，立刻请你们九黄师父进县衙，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僧人闻听，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禀明了当家的，请他出来相见。”说罢，迈步穿门，走入密室。九黄和尚正与十二个响马饮酒作乐，忽扭头看见小僧，说：“你不在外边照看门户，为何进来？”小僧就将王仁之言告诉。九黄心中不悦，带怒说：“你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少时出去见他。”小僧答应，出了密室来见王仁，说：“我师父就来。”且说凶僧听见公差来请他，望着众寇说道：“列位寨主，依我想来，施不全差人来请，不知他是好意、歹意？咱们倒要商议商议，才保无事。耳闻他有些诡计多端，狐迷假道，进衙恐其不便。”众寇见问，一齐说道：“虽说是咱们所行之事大，料无胆之人，不敢惊动于咱。江都县文武官员，何惧之有？若有风吹草动，战马撒欢，闹个土翻！九哥，千万别要怯胆！请你就去见他，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既设坛场，你就念经。自今来往走动，与咱交好，又怕何人？我们在庙里打听动静。九哥你

又能走壁飞檐，果有变动，一齐努力。在位的弟兄都须上前，杀官劫库，把人斩尽，闯城变海，高山啸聚，官兵无处奈何。”凶僧闻听，心中大悦，说道：“众位言之有理，你们在此，我到前边见他去，看有何言语。若是礼貌谦恭，我就应允。要是混充上差，一怒将他杀了。”说罢，恶僧站起，一溜邪歪出来，狂言大话：“何人请我念经？九老爷不爱钱的。”王仁看见九黄凶恶，暗说道：“倒应了他沙弥之话，自要小心。”便问小僧：“这就是当家的师父么？”小僧说：“正是。”王仁恼在心里，忙转身至凶僧身旁，见九黄闭目合眼，酒气喷人。王仁心最灵透，走至九黄身边，带笑着说：“大师父好呵！”九黄虽醉，心里明白，听公差问好，醉眼一睁答道：“我好。你好么？”王仁肚里暗骂：“好个撒野秃驴，令人可恼！”又暗想：“且住，我来求他，少不得要下些气儿。”无奈何回答：“重承九老爷一问，何以克当？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王仁请九黄 守府进县署

且说凶僧歪斜两眼，说：“你就是县衙里的公差么？”王仁答应：“我就是。特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九老爷的法驾，进衙去办吉祥道场。故此小的才到宝刹惊动。”凶僧闻听，心中不悦，叫声：“朋友，你可了不得了！你瞧不起人。我银钱广有，也不等念经的钱用，你自回去，说与你老爷，我

不去。”王仁听了，心中着忙：不去如何是好？不若再与他些软话，再看如何？忽听凶僧复又淡笑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说满江都县交界，除九老爷一人，和尚都死净了？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，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，就是万岁爷宣我，我不去也不过是平常事情。”王仁闻听，连忙强笑打了一躬，尊声：“九老爷不用生气！你老人家不去，小的就该倒运。如何回复县主之命？九老爷要不发点善心，回去县主将我活活打死！九老爷是佛门弟子，无处不行慈悲，那不是行好吗？我的九老爷没的说，只当可怜我王仁当下役的苦处。万万相求，开一线生路，求九老爷的法驾一动，我小的就得了命了。”凶僧坐在椅子上边，正自生气，耳内只听“九老爷长，九老爷短”，叫得振心，不由心眼里高兴，扑哧一笑，骂道：“鬼嘴的猴儿头！呕得你九爷也没法了。也罢，你九老爷要不可怜你，就苦了你了。”王仁闻听凶僧应允，喜不自禁，连连打躬：“真是救命了！谢过九老爷！少不得就劳法驾起身。小的还有一个伙计，先请横街观音庵的七珠尼僧，进县同办道场。前已去了，咱们赶上，一同进去。县主一见齐到，岂不是好？”凶僧听得明白，心中大悦，腹内暗转：我当单请我一人，谁知还有七珠妹妹。若知请他，我早应允，大料去也无妨。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，无有什么歹意，大家平安。凶僧想罢，说：“上差少等，就去。”迈步出云堂，往后而行。众寇笑脸相迎，问明原由，俱各敬酒已毕。凶僧进房换上美色衣服，暗带防身兵器，辞别众寇，往外而来，叫声：“上差，咱俩同走。”王仁答应，出庙进城。

且说施公自己排度擒九黄、七珠之计。下役上来跪回：“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，祈老爷定夺。”施公闻听，

坐下摆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贤臣忙出公位，下大堂迎接。二位老爷手拉手，说着满洲语。施公问守府：“阿哥，好么？”振公回答：“好”。贤臣见堂上人多，不便言讲心事，吩咐：“尔等不必散去，本县与振老爷说话，回来办事。”众役答应伺候。

且说施公同守府进二堂坐定，长随献茶。吃毕，施公看左右无人，说：“今天特请驾临，烦鼎力相帮。只因几件人命盗案，今有凶僧、淫尼与群寇作乱，许多人命案未结。现发人去请九黄、七珠到县，假说做吉祥道场为由，拿他二人。除非如此这般，求老哥相帮，大事可定。”守府闻听，答道：“弟自当协力捉拿。小弟暂且告辞回衙，好暗派兵丁，早作预备。”施公送出守府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观音庵访尼 白水獭告状

且说施公升坐，忽见一物从公案桌下爬出，站起，望着贤臣拱爪儿，口中乱叫。众役一见，上前就要赶打。施公见此物来得奇怪，喝住衙役别打，细看原来是一个白水獭。贤臣口内称奇：莫非此物也来告状？想罢，高声大叫：“白水獭，你果有冤屈，点点头儿，引着公差去拿恶人。不懂我话，要来胡闹，立刻把筋打断。”施公言罢，往下观看。众役闻听，也为留神。见白水獭拱爪，随即点头。这是怨鬼附